

三論文一集木
雪葦著

論文一集

(原名[兩間集])

雪葦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二·上海

論文一集

(原名《兩間集》)

著者 雪 瑋

*
* *

有 版 檔

1951年11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5000冊

1952年11月第二版上海印5001—7000冊

書號〔115〕〔1115〕定價 ￥ 9,0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蘿印刷廠承印

*
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小引

一九三七年春，我在上海，會將過去一年中由於特殊的際遇而偶然寫出來的論文，編成一冊，放在那時幾個人約定出版的『海石文叢』裏，未及印成，即燬於『八一三』的炮火，『海石文叢』也流產了；此後多年，和文學的關係總是不即不離，因此寫得很少，形同意工，一直到一九四二年。現在將這些年的東西集在一起，把還可存留的讓它存留，給愛看的人看去，比起終於任其湮沒來，總算稍對自己盡了點責任。

然而這集子從時間上說雖然多包括了六年，從字數上說，也還是三六年寫的居多。那時的景況，日本帝國主義的刀尖已刺近民族的心臟，情況的緊迫程度，到了除去國內兩大階級力量（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）的合作不足以禦大敵，而這兩大階級，又是經過十年血戰的。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實踐經年，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還是那樣的頑固與反動，並進行着種種陰謀企圖，使得時局更加嚴重；在前進文學運動的陣營裏，不前不後，於環境正需要以團結來爭取政策底勝利的時候，卻爆發了內部的大論爭，有久遠傳統的『瘋狂

家』空前擡頭；我個人呢，也正是這時被厄於不同領域的『瘋狂家』，處在精神物質交困的狀態裏。真是少未經事，突遇大敵，時代與己身湊合，主觀與客觀脫節，甚於成語有云『屋漏更遭連夜雨』者；於是主客皆憇，心物交病。反映在這年的文字上，是凡其所寫，雖不無所見之處，而獨火氣熾烈，『偏激』的地方不少。後來因為這樣理由，到延安以後又編這年的文字，名曰『焦躁集』，意思是自我批判：在這『歷史發展的焦躁年代』裏，由於自己幼稚，少見而多怪，故不免十分躁急，感情衝動起來。但和我的不即不離一同，總拖延着未設法出版。現在將它和後六年所寫的編在一起，心情已是另一種，故不名『焦躁』而曰『兩間』。我的這一段生命，不過如此在不即不離之間過去。

本集內容，一為對文學寫作上一些問題的闡明；一為對十年左翼文學歷史的看法；一為對一般文化思想問題的某種理解。也許是由於自己進步的遲緩吧，校讀一過之後，對於這些見解，雖然覺得自己有的還解決得不明確，有的還不深入，但整個說來，現在竟也沒有什麼大改變，且仍未『過時』。給現在的青年朋友們看了，或許有粗淺之譏，也還不致毫無益處。自己覺得尚有集印的一點價值者，其原因便在這裏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之末，雪葦記。

目 次

小 引

第一輯

關於寫作的二三問題……

寫作與現實

『現實』如何『體驗』

從現實到真實

論寫作自由……

『創作自由論』

『落後』的不只是作家

這裏，原則是致命的

續論寫作自由.....

三九

問題不是不嚴重

批評的傳統惡習

寫作需要自由

寫作講話.....

第二輯

六

『現實主義試論』底質疑.....

九七

M·伊林和通俗化.....

一〇五

略論文學的『雅』.....

一一八

論文學的思想與生活.....

一二四

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.....

一三〇

第三輯

污穢進行曲

『透底論』三種

『晚一點也好』

關於讀小說的態度問題

備考：來信

關於『才能』問題的通信

備考：

一 原作：怎樣研究文學

二 來信

三 另一封回信

四 略說幾句

第四輯

一年來的文藝論戰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〇

論『三民主義的現實主義』

一八一

第五輯

讀『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』

一九九

從『我的奮鬥』看希特拉

二〇九

後記

再版補記

二三七

二三三

第

一
輯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.com

關於寫作的二三問題

寫作與現實

甲說：假如我要『理智的』來寫作，我要在寫作之前先問自己『爲甚麼而寫』，要自己
的作品寫出真實的人生，進一步還要有社會的意義，那末寫出來就不會感動，假如我不顧一
切，完全依照我『感情的』來寫，完全說我心裏的話，寫出能够給人以『感動』，那麼，我只好
仍舊寫我的『羅曼小說』。假如說，文學作品要以感動讀者爲主，那麼，我就這樣做；然我寧
願擱筆永遠。

乙說：作品要有價值，在它描寫『深入』，於是我就深入的去寫。但結果，我把本來很落後
的事實寫成那末神聖；我只注意描寫那些事實的『偉大』，我忘記了它落後的地方，於是，我
的作品完全觀念化、理想化，失去了藝術的價值，更不成其爲進步的現實主義的作品。我現在
將努力再去深刻的認識，把握很正確的創作方法時，那時我再來寫作。

過了許久『沈默』的日子。乙又說：我現在是獲得了正確的創作方法了，但我還是不敢放手去寫，我不敢去寫那些『鹹肉莊』、『輪盤賭』甚至於『燕子窟』或者去寫訴苦式的農村破產等等。我不曉得別人怎樣，我自己是在提防着怕又跌進新的泥坑。我不願意假『描寫黑暗面』或別的甚麼名義，借『正確方法』的掩護做偷賣壞貨的勾當。因為這些題材不是有積極性的，不是『正面鬪爭』的題材，一個具有正確的創作方法的作家，是不能描寫『舊的之中的新的產生，描寫今天之中的明天，描寫新的對於舊的克服』的。在『莊』等等中也能寫得出『明天』來嗎？……

上面的先生們都跳出了現實，或忘記了現實，不能腳踏實地的理解『怎樣寫』和『寫什麼』，所以都走入了牛角尖而沒有出路。比方乙先生，最後，他不唯又尋到了寫作的『正確方法』，而且還是再防着走入新的泥坑的，但實際他卻是跌入泥坑最深的一個。

這些先生們，假使一方面不放棄對他們的正當的要求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甘願墮落，把作品的價值問題拋棄腦後而不負責任的亂寫的話，那麼，照他們這個樣子，除了『筆』是沒有別的辦法的。

『作品要努力寫得有價值。——使社會的大眾讀了深深的受感動，而在這裏傳與

一種力，激起他們的勇敢、向上、熱忱、追求智慧。」這樣的要求是正當的；因為作家自己也是生在社會中的一個人，他也有着他應盡的義務，有他幫助人類社會進化的責任的。但作品要做到這樣，就必須具備這般的根本條件：真實而感動。要「真實」，它必須具有充分的現實性；要感動，它必須得將現實逼真的、活生生的再現出來。

可是甲先生做不到這樣。因為他如果要寫得「現實」——有社會的意義時，結果他的作品就失去感動性了。

這在乙先生也是做不到的：他始終不能夠使他的作品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再現，使人讀了感動。他找到所謂『正確的創作方法』，是抽象的、理論的公式；而理論的公式卻不是使作品『活生生』的泉源。而且，『公式』的印象太多，或演進太快，反更使專求『公式』理解的人『不敢放手寫作』，箝住了自己的創作的慾求。照這樣『進步』上去，如不動筆則已，動筆的結果，看那樣子還是只有更加『理想化』的，不管他『把握』的公式是怎樣的越來越精微。寫作，是有着它入門的大路的，這路，是跳出脫離了現實的牛角尖到社會的現實中去學習。要具體的客觀現實的那些事物，才是給作品以活生生底生命的源泉。

作品的價值在於反映現實的真實。對於社會的現實愈描寫得逼真的作品，就愈是有藝術價值的作品；而現實的把握和表現，是在現實的體驗和陶冶中鍛鍊得來的。

作品一離開了現實，就不能給廣大的讀者以感動，就讓在作者個人是憑着他底『情感的真實』來寫的，然而這個人的真實若不經過客觀地來研究，分析，批判，使這真實得以『符合客觀』的表現出來，那這『個人的真實』是否具有社會的普遍性，正是一個很大的疑問，特別是對於那種漠視社會的現實，負隅於自己個人底偏見的作者，在這裏更是得不到出路的。他不知道對於作品的現實內容的要求是社會的要求；必須努力使自己符合於客觀，走向社會的大眾，製作爲大眾所要求、所作爲自己營養料的作品，這是他自己的『人』的責任。他更不知道，根根底底連他自己的存在都是社會的存在，如他的作品失去了現實的內容，抹去了社會的意義時，它（作品）就決不能感動大眾而如他自己所擬想的那樣了。

一切寫作方法並不是離現實而存在，相反的，它到是不斷的從實踐中鍛鍊而來的認識的結果。『新的』正在『舊的』中產生，『明天』正在『今天』中積累等，這不過是原來存在於現實中的奧妙，在人類不斷的實踐中被認識出來，作爲一種『方法』的指示而已；實際這方法的本身，是找不出『今天』、『明天』等變動必然來的事實的原身完全包藏在客觀的

現實裏寫的『今天』、『明天』等也決不是題材的問題，主要倒是體驗和認識的問題。就是『鹹肉莊』也罷，如在對它是具有『現實的認識』之場合，也將會活生生的表現得出它底『今天』、『明天』來的。這本領，是深入現實當中去體驗、生活、學習的結果。

總之：現實是離方法而存在，方法倒不能離現實而生存。望以架空的『方法的正確』去表現現實的，結果將會盲目於現實，同時也必盲目於方法。但從現實的體驗來理解方法、活用方法的呢？那倒可以得到和這相反的結果。

作家的創作如畫家的寫生。一切關於寫生的理論，只有在寫生畫家對着大自然實行模寫時作他把握表現的幫助而已，光讀了寫生的理論，未必就獲得寫生的能力；而向大自然作過實地模寫練習的，就算還未有過寫生理論的修養，但也卻獲得了寫生的實際的基礎能力了。

『向現實學習』是寫作問題的總前提，『怎樣寫』和『寫什麼』的最初的第一步！

『現實』如何『體驗』

作為作家所表現的『底子』而被提出來的『現實』，是客觀地獨立存在的、普遍的

『社會的現實』這現實，不是存在於作者的頭腦，而是存在於客觀的世界；不是出發於作者的想像，而是凝結於客觀發展下的必然形態中的。那指的不是根據作家主觀的臆造，而是表現那離開作家的臆造、幻想等而獨立存在的產物。自然人們也可以說：那末，扯謊不也是一種『現實』嗎？——對的，有些人專門用幻想當真實來騙人，作着『扯謊』『欺騙』的行業。在目前的社會裏，這是到處都充滿着的『客觀』的存在。然而，這卻不能證明給我們，承認扯謊的作品也是具有社會的現實性的作品。在這裏，用『扯謊』來說教並非作品的現實，而形象地暴露出這扯謊的真象。現實的存在的，才是作品的現實。其實，就是作家描寫他自己親身經歷的史事，若要這所寫具有充分的現實性的話，他也非將其意識的當作一件客觀地存在的事物來寫不可。雖然這是他的『自己的故事』，但若要這具有真實的價值，也不容許自己在這裏面任意歪曲的。

現實的東西既是客觀存在的東西，那一個作家使自己的作品成為現實的作品的努力，就不是向自己的主觀、玄妙的空想等的努力；而是向丟開了自己非客觀的主觀，要求如何才能够逼真的再現實底真實的努力了。巴爾札克、果戈理、契訶夫……這些人，他們生活的時候，離開我們的時代已經很遠，然而為甚麼我們現在還來稱讚他們，從他們那裏感到親切，從他